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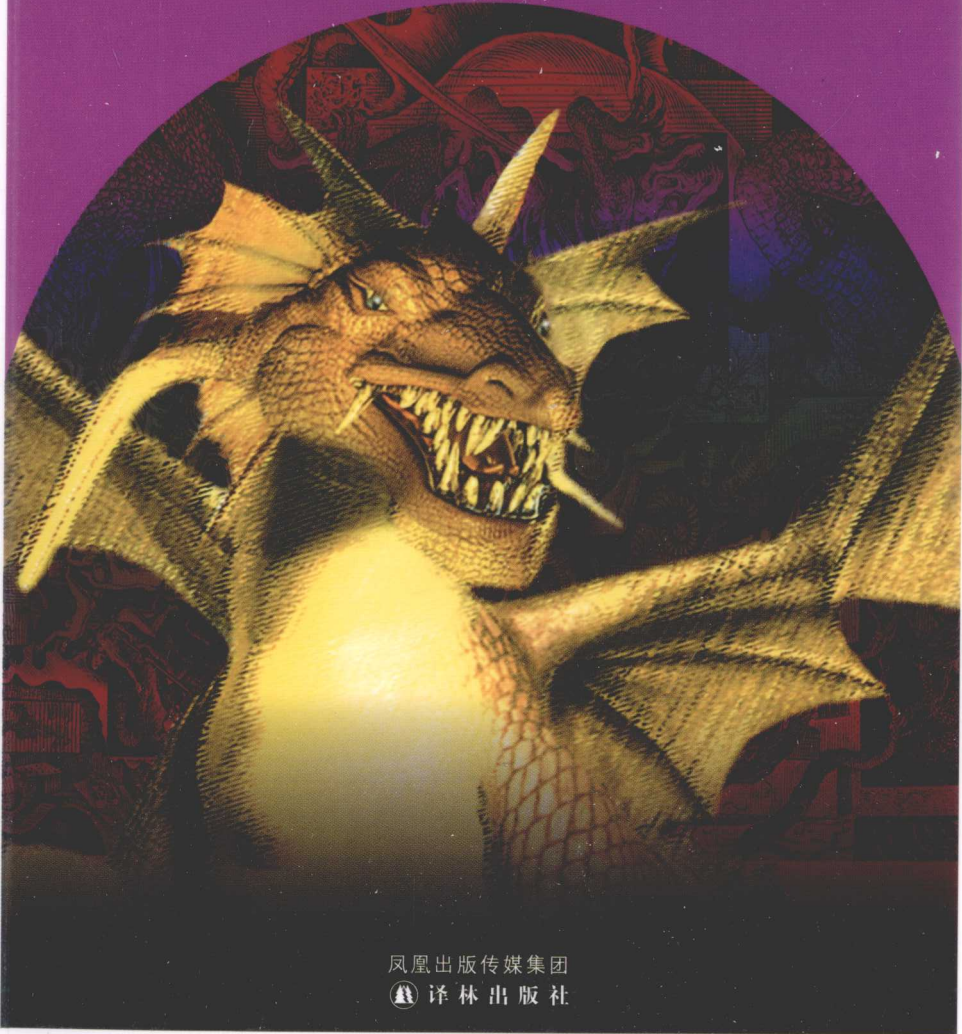
El
Reino del
Dragón
de Oro

金
龙
王
国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张淑英 戴毓芬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张淑英 戴毓芬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龙王国 / (智)阿连德 (Allende, I.) 著; 张淑英,
戴毓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8
(“天鹰与神豹的回忆”三部曲)
ISBN 978-7-5447-0218-8

I. ①金… II. ①阿… ②张… ③戴… III. 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9271 号

El Reino Del Dragón De Oro by Isabel Allende
Copyright © 2003 by Isabel Allend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94 号

书 名 金龙王国
作 者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译 者 张淑英 戴毓芳
译稿统筹 张淑英
责任编辑 李瑞华
特约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Rayo,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181 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218-8
定 价 2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8316)

金龙王国

献给我的朋友姐布拉·杜诺亚，
一个永不疲惫的旅人。
她带我到喜马拉雅山，
跟我细说金龙的故事。

目次

第一章	冰雪之地	001
第二章	雪人谷	011
第三章	三颗神奇宝珠	027
第四章	收藏家	044
第五章	天鹰与神豹	054
第六章	眼镜蛇	067
第七章	天蝎教派	079
第八章	金龙国	091
第九章	绑架	110
第十章	猴子博罗巴	132

第十一章	白 鷹	146
第十二章	神 豹	156
第十三章	心灵之药	172
第十四章	金 龙	187
第十五章	匪徒狡窟	197
第十六章	悬崖峭壁	208
第十七章	雪人战士	221
第十八章	碉堡寺院	233
第十九章	战 斗	252
第二十章	王 子	280

第一章 冰雪之地

恬昕是一位僧侣，他的弟子迪巴度是位王子。他俩连续几日攀爬，终于到达喜马拉雅山北部的高峰。那里终年冰雪不化，长久以来只有少数僧侣曾踏上过那块土地。恬昕和迪巴度从来不操心花费时间，因为他们对时间不感兴趣。师父总是在对弟子说，日历是凡人发明的东西，在心灵境界里，时间并不存在。

对他们而言，爬山越岭才是重要的。年轻的王子是首次尝试，师父记得自己在前世做过，但已记不真切。他们依照羊皮纸上的说明和星辰的指引，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即便在夏天，气候也极为恶劣，就算没有风暴肆虐，光是常年零下好几度的气温，也让人一年内只能待上一两个月。

天空澄澈透明，万里无云，但是凛冽依然。他们身穿羊毛长袍和粗糙的牦牛皮披肩；脚登牦牛皮靴，靴子里面塞着毛皮保暖，外面则涂上油脂以防湿寒。他们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因为要是在冰上滑倒，就会在雪地中滚上数百米，跌下悬崖。这些悬崖仿佛是老天爷从天上挥着斧头劈出来的。

峰顶上的皑皑白雪和蓝天形成鲜明的对比。登山者不疾不徐在峰峰相连的山道间行走，这儿空气稀薄，氧气不足，只有少数人能爬上来。师徒两人经常休息，以使呼吸匀称。他们感到胸闷，感到耳压，而且头疼，疲惫之外，也开始恶心作呕，但两个人

都不顾及身体的不适,只是极力让呼吸匀和,让吸进的每一口气都产生最大的效能。

他们边走边找一些只有在这种严寒的冰雪之地才会生长,可以用来制成消毒药水或油膏的奇特植物。他们的毅力已经锻炼得如钢铁般坚强,如果能够在这段旅途中存活下来,就可能成为前所未有的先驱者。身为弟子,需要意志和勇气这两种美德,以便迎接等待他的艰巨任务。迪巴度这个词,在金龙王国话里是“勇敢的心”的意思。穿越雪山峡谷是王子这十二年来接受艰苦训练的最后一课。

年轻的王子并不知道这趟旅途的使命远比找寻药草或成为至高无上的僧侣意义重大。他的师父不能告诉他,就像其他很多事也都不能跟他讲明一样。师父要在王子的学习过程中引导他,锻炼他的体格,磨练他的性情,提升他的智慧,一次又一次考验,看他精神意志能达到何种境界。一旦迪巴度面对了那神奇的金龙雕像,他便会领悟到这趟雪山峡谷之旅的意义。

恬昕和迪巴度背着行囊、毯子、谷物和牦牛油,这些都是生存的必备品。他们腰间绑着爬山用的用牦牛毛编成的绳子,手中握着长长结实的撑杆,这是用来支撑身体,或是用来防卫,或是夜晚临时充当支架,用来搭帐篷的。另外,在每踩下一步时,还可以用来探试地面。根据经验,层层积雪经常会掩盖着洞窟,表面看似坚固,其实内里是空空的。他们常碰到峡谷,若无法跃过,就得绕道而行,找寻其他路径。有时候,为了想少走几个小时的路,他

们就把撑杆横架在深谷两端,确信都架稳固了,便一脚踩上,随即跳跃过去,但是这样跳绝对不超过一步,因为第二步很可能就会踩空,滚落下深渊。他们这样做时什么都不去想,任凭身体灵活运动,相信直觉和运气。如果犹豫不决,去算计步伐和动作,那就怎么样做都无法做下去了。要是山谷的宽度比撑杆长,他们就用绳子盘绕在对岸较高的岩石上,拴牢固后,再将绳子的另一端绑在自己的腰部,然后一鼓作气,好像左右摇晃的钟摆一样,顺势荡过去。年轻的弟子面对危险时,常有过人的耐力和勇气,可是一旦要抉择应对的方式时,却经常犹豫不决。

有一回,他们抵达一处悬崖,僧侣在寻找能够跨越的适当地点,年轻弟子却闭上双眼祷告起来。

“你怕死吗,迪巴度?”恬昕微笑着问他。

“不,我可敬的师父,我死亡的时刻在我出生时就已经写在生死簿上了。完成这段再生历程的使命后,我就会死,灵魂也要飞去,可是我怕在那谷底粉身碎骨了,却没死……”年轻弟子指了指眼前令人胆寒的悬崖。

“这可能是个障碍……”师父心平气和地说。“敞开你的心胸,这样对你来说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师父又补充道。

“如果我跌下山谷,您会怎么办?”

“等事情发生了,或许我会想想该怎么办,不过当下我在想其他的事情”。

“师父,能让我知道您在想什么吗?”

“想着这造化之美。”师父回答时顺手指着绵延到天边的山

峦、皑皑白雪和透明澄澈的天空。

“跟月球上的风景一样。”年轻弟子一边眺望，一边说道。

“或许吧！迪巴度，你在月球的哪个地方待过？”师父问道，忍着不笑出来。

“师父，我的功力还没能到那么远，不过，我可以想像。”

“月球上，天空是黑的，没有这里的层峦叠嶂，也没有白雪，都是岩石、灰尘，灰灰的一片。”

“或许哪天我可以跟可敬的师父一样，做一趟星际之旅，拜访月球。”弟子回答。

“或许……”

师父确定撑杆已经架稳固了，于是师徒两人脱下了长袍披肩，这些东西穿在身上碍着他们施展身手。接着，他们把随身行李捆成四个包裹。僧侣看来像个身手矫健的运动员，他的背部和手臂满是肌肉，他的脖子与一般男人的大腿一样粗，而他的大腿像树干一样壮实。这样魁梧壮硕、犹如战士的身躯，和他的容颜形成强烈的对比：安详的脸，温和的眼神，俨然女性的嘴唇总是带着微笑。恬昕把包裹一个一个拿起来，双手各拎两只，一鼓作气，甩动起手臂，好像旋转的风车一样，把行囊扔到山谷对岸。

“恐惧并不是真实存在着的，迪巴度，恐惧只在你的脑子里，跟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我们的意念会把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师父说。

“师父，此刻我的脑子里正在生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年轻王子喃喃说道。

“我的脑子正在生出一座安全的桥梁。”僧侣回应道。

年轻王子站在雪地上等着，师父跟他做了个告别的手势，然后凌空跨步，右脚踩在木制撑杆中间，瞬间纵身一跃，左脚刚好踩在对面的悬崖边。迪巴度依样学着，但他速度较慢，动作笨拙，每个细节都在反映出他的紧张不安。师父注意到他已经汗涔涔的，汗水让他的皮肤闪闪发亮。两人赶紧穿上衣服又上路了。

“还要很久吗？”迪巴度迫切地想知道。

“或许吧！”

“师父，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对您不敬，能不能请您不要每次都‘或许’回答我？”

“这样说或许就是不敬噢！”恬昕笑了笑，停顿须臾后说道。根据羊皮纸上的说明，他们还要往北走完剩下的一段最艰难的路程。

“师父，您见过雪人吗？”

“他们像龙，耳朵会喷火，大概有八只手臂。”

“好奇怪啊！”年轻弟子诧异地叫道。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一味相信你听到的东西，而要找寻你自己的真理。”僧侣微笑着说。

“师父，我们现在不是在研习佛祖的训诲，只是在说说话……”弟子深深吸了一口气，有点厌烦。

“我这一辈子还未见到过雪人，但记得在前世见过。他们跟我们同根同祖。几万年前他们跟人类一样有先进的文明，但现在退化成原始动物，智力相当有限。”

“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好勇斗狠，互相残杀，毁坏他们自己的东西，包括生存的土地。幸存的人就躲到喜马拉雅山上，族群逐渐退化，现在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僧侣跟弟子解释说。

“他们人很多吗？”

“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就会觉得人很多；如果他们很友善，我们就会觉得很少。总之，他们的寿命很短，不过很能繁殖，因此，我猜测这个山谷里应该还有一些雪人。他们居住在一个不容易让人类接近的地方，没有人能有办法找到他们。他们有时候会出来觅食。一般认为雪地脚印就是所谓‘雪人’的足迹。”僧侣大胆地推测着。

“那些足迹很大哦，应该是巨人的脚印。他们还是攻击性很强的吗？”

“迪巴度，你问了好多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师父回答道。

恬听带领弟子朝着高山顶走去，他们行走在悬崖峭壁间，攀爬陡直的山坡，间或在岩石间又短又窄的羊肠小道上摔倒。那里还有一些古老的吊桥，年久失修，桥况很差，过桥得十分谨慎。刮风或下冰雹时，他们得寻找躲藏之处，等待天气转好。他们一天吃一次糌粑，那是一种用青稞面粉与酥油以及盐掺合起来做成的烤饼；水则不缺，冰层底下的雪水就可以饮用。有时年轻的迪巴度会觉得他们整日在绕着圈，走同样的路，因为他觉得周围的景致一成不变，但是他没有把他的疑问说出来，因为这样对师父

不敬。

一到黄昏，他俩就在寻找过夜的地方。有时只消一个小洞口，能栖身，帮他们遮风即可，有时刚好有大洞穴可以安眠，可是，有时则什么都没有，被迫露宿，仅以牦牛皮裹身御寒。他们把简陋的帐篷搭起来以后，两人坐下，面向夕阳，双腿像佛祖一样交叉盘起，一次又一次念诵着六字真言：唵 嘛 呢 叭 弥 吽。这是悟者的心中宝藏。咒语不断回响，远传到山顶。

他们一路走来，沿途便拾些木棍和干草放在行囊里，以便夜晚用来燃起篝火取暖，顺便煮些食物。晚餐后，他们打坐一小时。在严寒的天气里，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俨然两座冰雕，但是他们似乎毫无感觉。他们已经习惯入定，这会让他们感受到宁静平和。在这个佛教的修行中，师父和弟子身体完全放松，但却随时戒备着。他们摆脱俗念，但又并没忘记苦痛，尘世的愁苦无处不在。

经过几天的攀爬之后，他们登上终年冰冻的峰顶，来到虔堂寺，这是从前僧侣建造的寺庙，这些僧侣发明了一种近似肉搏的修炼功法，叫道术。十九世纪的一场地震毁坏了这座庙宇，这里成了废墟。虔堂寺是用石头、砖块和木材混合建造的，有上百间房间，看起来好像黏贴在一处险峻的峭壁上。数百年来庙宇里的僧侣将生命投注在心灵的修行以及高强的武术上。

最初那些练习道术的僧侣都学过医，而且精通解剖学。他们修行时，发现了身体的弱点。身体一旦受到压力，便会失去知觉

或局部麻痹,他们使用武功克服这些弱点,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控制自己的力量和情绪,使心灵的修炼臻于完美的境界。虽然在肉搏战里他们不会被征服,但是他们并不将道术用于施暴,而是用来做身心的练习。当然,他们也不会随意教授任何人,而只是传授给特定挑选的男士和女士。恬昕就是从他们那儿学到这个功夫,继而传授给迪巴度的。

地震,大雪,冰霜,加上年久失修,已经使大部分的建筑毁坏了,庙宇几乎成了废墟,不过还残存两间厢房。每回攀爬到此处险峻的峭壁时人们就望而却步,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无人尝试登顶。

恬昕观察地势,心想:“高空鸟瞰,从空中很快就可以抵达寺庙。”

弟子问师父:“师父,您觉得从飞机上可以发现雪人谷吗?”

“有可能。”

“您想想,那样我们可省了多少力气啊!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以飞到那里了。”

僧侣回话说:“我可不希望那样。通常如果有人抓到雪人,不是把他们变成展示品,就是拿他们当奴隶使唤。”

他俩进入虔堂寺休息,这样可以好好过上一夜。寺庙的废墟中还残存着一些磨损的宗教壁画、瓶瓶罐罐和武器,这些都是在那场地震中幸存的武僧无法随身带走的東西。有佛祖各种不同姿势的,甚至还有一尊横躺在地上的大雕像。金色的油彩已经脱落,但是其他方面都还完好如初。细碎的冰雪覆盖在雕像上头,反而让这里显得分外美丽,仿佛是一栋玻璃皇宫。庙宇后面,因为雪崩,形成建筑物周围唯一一处平坦的地面,像一座庭院,大

小和篮球场差不多。

“师父，飞机可以在这里降落吗？”迪巴度问师父。他对现代的发明认识不多，因此充满好奇。

“迪巴度，我不懂这些东西，我从来没看过飞机降落，不过，我觉得这里地方太小，而且风刮到这里就会突然变了风向，是强风对流的一处陷阱，不利飞行。”

在山坡上他们找到一些铁锅和瓶瓶罐罐、蜡烛、煤炭以及可以引燃的木棍，以及一些靠冰雪低温而保存下来的杂粮，还有一个油罐和装蜜的器皿。弟子压根儿不知道蜜是什么东西。恬昕拿给弟子尝一口，年轻的弟子生平第一次尝到蜜的滋味，那惊异和愉悦的感觉简直让他想翻个筋斗。他们生起了火准备煮东西，在雕像前点燃蜡烛表示尊崇。那个夜晚他们吃得比较好，而且是睡在屋顶下，这有必要准备一个简短特别的仪式以表示心中的感激。

两人打坐冥想，忽地听到外头的呼啸声在废墟庙宇间不断回响。他俩睁开眼睛，只见一只庞然大物闯了进来，这是喜马拉雅山的老虎，重约五百公斤，全身白毛，是全世界最凶猛的野兽。

王子心中感应到师父的指示，正准备行动，他第一个反应是想要使用道术自卫。如果他有办法把手放在老虎的两只耳朵后头，就可以让它麻痹。不过，他按兵不动，镇定地屏住呼吸，不至于让老虎嗅到人类的气息。老虎慢慢地靠近师徒两人。虽然眼前的危险一触即发，年轻的王子仍然不忘欣赏这只老虎身上奇特的美。它有着象牙白的毛皮和上面土黄色的纹路，以及湛蓝的眼睛，全身泛着就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银白的色泽。那是一只成

熟、巨硕、威力强大的雄虎。

恬昕和迪巴度两人席地盘腿，呈莲花座，两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老虎靠近他们。他俩都知道，老虎如果饥肠辘辘，那么就不太可能制伏它。惟能指望这只老虎已经吃饱了，可是在那种寂寥的荒郊野外，不太可能有什么野味充饥。转世高僧恬昕拥有法力，可以洞悉心理。他集中那股能量，仿佛一道光芒一样，穿透老虎的大脑。

他们从老虎的脸感受到它的呼吸，一口恶臭随着热气从它的咽喉呼出，另一阵呼啸声让四下为之震惊。老虎靠近师徒二人，只是几厘米距离，两人可以感受到老虎坚硬的虎鬃在逼近。只是几秒钟，却像永恒那般长久。老虎绕着两人打量，嗅他们身上的味道，用它的脚掌试探，但是并没有侵犯他们。师徒两人定住不动，显现友善和怜悯的心念。老虎感觉他们两人既不害怕也没有攻击意图，而是全神贯注的神情，在满足好奇心之后，依旧带着方才走进来的肃穆庄严神情，悠然离去。

“迪巴度，看到了吧！有时候镇静是有帮助的。”这是师父唯一的评论。年轻王子无法回答，因为他的声音在胸膛间僵住了，发不出来。

虽然经历了老虎这位不速之客惊悚的造访，他们还是决定在虔堂寺过夜。为了谨慎起见，他们睡在篝火旁，手里握着长枪，这是武僧遗弃在山中的武器，他们顺手捡起来用于防卫。老虎没再回到这儿，但是翌日清晨，他们出发上路时，看到它在耀眼的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远处高山峰顶传来虎啸的阵阵回音。

第二章 雪人谷

几天以后，恬昕忽地发出一阵惊喜声，手指着一处垂直岩壁间的峡谷。峡谷两侧，墨黑色的峭壁是历经百万年冰冻和侵蚀的天然景观。他们小心翼翼踩踏着地面零星分布的岩石走近峡谷，峡谷中隐藏着坑洞。每踩下一步之前，他们都先用手中的撑杆测试地面是否坚实。

恬昕拾起一块石头丢进一口深井，井底深到竟然听不到石头掉落下去的响声。壮观的岩石峭壁间，抬头仰望，天空看起来仿佛仅是一条蓝色的缎带。周围尽是令人颤栗的呼啸。

“还好，我们既不信灵异也不相信魔鬼，对不对？”僧侣问弟子。

“莫非是我的想像让我感觉到周围这些嚎叫声吗？”年轻弟子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带着惊吓的神情问师父。

“可能是吹过这地带的山风吧！就像喇叭管里流动的气息一样。”

两人四下察看，走了好一段距离，忽地有一股烂鸡蛋的恶臭袭来。

“是硫磺。”师父判断说道。

“我没办法呼吸。”迪巴度用两手掩住鼻子。

“或许你应该把它想像成花的香味。”恬昕向弟子提议道。

“所有的香味中，最馨香的是美德。”弟子微笑着说。